禹貢匯疏

禹貢滙疏卷十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徹京
胤武 仝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傳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岍又作汧一名吳岳　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　呂氏曰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

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作書之玅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脉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隨山以治水故以導言如止於相其山勢何導之有山之有脉絡條列固不可誣而水之源未有不出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困於山既隨山通道相其脉絡源委又因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　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葢方洪水懷襄故川舊賣皆浸没不可見

欲施工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鎭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旣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傳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疏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衞滹沱滋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

爲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荊山之陽路史

【傳】逾于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疏】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蔡傳西自荊山而逾于河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三山在冀州郡縣志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里闞駰十三州志雷首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或曰首陽山即雷首之南阜

【傳】底柱析城王屋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底柱

山名在河水中

【疏】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　水經注曰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川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今考底柱在平陸東界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至平陸東流五十里至底柱遠于垣曲柱高不逾數尋圍不及百丈巋然中流撐柱地軸見山西通志

【漢書溝洫志】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從其言焉

鑄之栽沒水中不能去而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

析城括地志云在澤州西南水經注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有二水東濁西清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考通志析城山在陽城縣西南七十里太行支山下有神池其深莫測世說與濟瀆相通

張舜民曰砥柱析城至王屋峽府三門是也絕河流若嚴牆然鑿為三門河經其中東洋如小城狀即析城也　續博物志曰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小有清虛天或曰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名考河南通志王屋山

在濟源縣西百里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其絕頂曰天壇蓋濟水發源之處也

【疏】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傳】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　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為能持滿高誘注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水經注云王烈得石髓處　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

州凡有八陘括地志云有羊腸坂　朱子曰太行自崑崙北支入中國西南行歷并冀三晉抵河東復與河會又曰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　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因名焉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　恒山北岳漢避文帝諱改爲常續博物志曰常山者險終陽如其道長久故北山曰常山今考通志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也水經謂之玄嶽晉地

道記恒多山坂名飛狐口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殁于勃碣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

箋此節說導山却以河海作眼目葢天下大水河海爲宗導山正爲導水張本原非截然兩項故於此帶言之先儒因導山止此節有入于海一語不

勝異說未免支離矣　雍大記曰岍山在隴州西四十里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汧及岐即此吳嶽五峯山古屬汧陽縣今屬陝州在州南則岍山與吳嶽非一山也　王氏樵曰導岍一節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岍在隴州吳山縣一名吳嶽薔虞周之世疑以此爲西嶽故又有嶽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又東至于荆而渭之入河灃漆沮汧之入

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决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冀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于雷首雷首在河中府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脩葢于是而相度也又于是而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底柱在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在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沸水出焉從底柱至王

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沇水之導覃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在懷州之地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峯爾恒山北嶽在雲中者爲是歷代以上曲陽縣之山爲北嶽非古之恒山也碣石一在平州南一在高麗界中史臣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泲蔡傳元無河泲所經等語秦繼宗曰

逾河訓作山脉過河固謬然作禹過亦恐未安逾字與及至入一類導岍山與岐山自岐至于荆山雍州之山盡矣而間以西河自荆山過西河去禹所導則是壺口等山也禹至荆不免過河然經文逾河却是史家述其地勢非言禹之過河也　鄭氏曉曰壺口雷首太岳冀州西河之山也底柱析城王屋冀州南河之山也太行恒山碣石冀州東河之山也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遥又東河之山

長于南河南河之山長于西河　都穆曰砥柱在
陜州東五十里黄河之中以其形如柱故名循河
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
門其始特一巨石而平如砥想昔河水汎濫禹遂
鑿之爲三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
舟筏一入鮮有得脱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
五十歩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州傳上有唐太
宗碑銘今不存蔡氏書傳以三門爲砥柱州志亦
謂砥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謬誤若此

虖恒曰太行山自北紀雲中發祟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澤衍亘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潞垣中原自是西奔至雷首東發為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在托祖故曰太行又曰 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為北嶽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復以山西渾源州之恒山為北嶽 關鎮志曰太行山即恒山北抵幽燕達居庸古北喜峯亘千里諸峯蜿蜒止于山海按山西通志云太行山亘三省隨地異名析城王屋即其支也

〔疏〕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蘇傳〕孔子敘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並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脈曰地之有山猶

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難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朱子曰太行自西北發脉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

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
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山山脉逾河而
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
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
貢本非理會地脉耶　蔡傳孔氏以爲荆山之脉
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盖禹之治水隨山刊
木表識諸山以見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
絡若今堪法所言也若以山脉言之尤見其謬葢
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

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王鄭三條四列之名皆未嘗今據導字分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中又分爲二焉蔡傳原本朱子

王氏樵曰蔡說更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

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南條北條卽所謂南戒北
戒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葢天
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北
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
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
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義祝王鄭始益精密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傳）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
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相首尾而東（疏）地理志

云朱圉在天水冀縣南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

王應麟曰西傾後名西强在吐谷渾界朱圉在西

和州大潭縣俗呼爲白巖山雍大記云西傾山在洮州臨潭縣西北九

十里洮水所出入于河今臨洮府是漢書西傾在狄道縣西朱圉山在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里漢

書云山在冀縣梧中聚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

其高五千仞廣十里有蛇焉名曰肥𧔥六足四翼

見則天下大旱又西八十里曰小華山陝志云太華山在華

陰縣南十里即西嶽以西有少華山故此曰太華

〔傳〕熊耳以下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

伊經外方淮出桐栢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疏）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釋山云嵩高爲中嶽郭璞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釋名云嵩字或爲崧山大而高曰崧白虎通云中嶽獨加高字者居四方之中極高故曰嵩高山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史記索隱曰桐栢一名大復山

氏曰陪尾徐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泗水所出舊說拘于地脈故謂卽橫尾又舊以嵩高為外方者非是嵩高世所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為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葢古外方云在伊闕　曾氏曰岍與西傾皆雍州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岍也岷嶓皆梁州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嶓冢也

（箋）按陪尾在安陸者原名橫尾山而兗州卞縣之陪尾寔泗水所出經云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

則陪尾之非安陸明矣　王氏樵曰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山川之脉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嶽綿亘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而涇渭灃漆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之所以治也　鄒穆曰五嶽惟西嶽

華山爲最高其去地凡五千仞　黄省曾曰山者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及荆岐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傳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　疏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左傳云吳旣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　薛氏曰大別山在漢陽軍亦曰甑山蔡傳云嶓冢卽梁州之嶓

大別乃漢水入江處今漢川縣西五十里有內方山南十里小別山形如甑又名甑山漢陽縣東北漢江右有大別山見湖廣志又名勝志云一名翼際山相傳禹植栢于大別山其根盤跡并底為栢泉山　水經曰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酈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內方山至于大別者也

箋此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以為濟漢水之經始導山只說嶓冢岷山不說江漢不導水始說出嶓冢導漾岷山導江來　湖廣名勝志曰章山在安陸縣城東四十里古內方山左傳吳自豫章與

楚夾漢杜預以爲此豫章當在江水北淮水南圖經云豫章即今之章山　楊士奇曰山黄鵠山之西越江爲漢陽郡大别山在郡之北與黄鵠山夾江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漢書岷作崏

傳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出在荆州

疏 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今在衡山縣西北周職方荆州鎮曰衡山盤繞八百里軒轅九千餘丈上列七十二峯祝融最高見湖廣總志

疏 衡即横也東西長　廣雅云岣嶁謂之衡山一云山承玉衡

分野得名　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　鄭氏周禮五嶽注云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　韓愈曰五岳于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　續博物志云[illegible]山乃嶽之南嶽也黃帝以潛霍爲山之副[illegible]山爲南嶽至漢武以衡山道遠徙祭于廬江潛山一作灊或曰潛山即霍山

洞天記云黃帝畫野分州乃封五岳唯南岳衡山最遠以灊霍副之漢武帝改織緯皆以霍山爲

南岳故祭其神于此至隋開皇九年始定衡山爲南岳　元結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今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岳之輩聽逸者占爲山林封居表作苑囿耳　徐靈期南嶽記云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

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記之因夢遇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湘中記曰衡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遥望衡山如陣雲　吳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案黃帝中經曆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在會稽東南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顧謂禹

曰欲得神書齋于黄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

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

山得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傳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敷淺原一名博陽

山在揚州豫章界 疏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

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蔡傳云晁氏以鄱陽有

爲應地志然鄱陽漢舊縣不 博陽山又有歷陵山以

應又爲歷陵江州德安近之 朱子曰凡兩山夾

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

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

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又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瀟湘之源而北經袁筠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庚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粤也又荅程泰之書云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德安縣敷陽山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

敷陽非以其地即爲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脉盡處若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爲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

金氏曰岷山之陽東出一支爲衡山其南行而東者爲嶺包瀟湘之源而又一支北向以至敷淺

原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蔡傳云過經過也岷山之脉二支其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非是　羅泌曰敷淺原葢江鄂之間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當為傅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音為敷陽誤為博爾水經注云敷淺泉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顏以為山者與矣按通典云蒲塘驛

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圖以爲敷淺原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傅陽川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傅陽川爲二葢以敷淺原之水也博陽之山不得而實𢵧拔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潯陽志謂博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里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故名望敷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

道如帶卽所所謂敷淺原也非博陽山

箋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以爲濟江水之經始江流至洞庭而勢已中斷衡山相去在望然非江所經也敷淺原諸家據朱子說並以廬阜當之

潘恩曰蜀地在海內爲峻岷山爲江水發源其地在蜀爲　峽世所稱雪山者是今松潘衛西郎其地最寒不生五穀果蔬土人樹青稞爲食五月猶堅雪雪四時積不消風土視諸郡特異　鄭氏曉曰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于江流無甚關

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即今長江

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江南北

滙水口猶導嶓于漢入江據書至于大别也漢註

亦言在豫章　王氏樵曰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

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

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蒙其舊名江州

潯陽縣蒲唐驛前有敷淺原西有傅陽山敷古文

作傅傅陽者傅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西南

然則敷淺原爲廬阜本名審矣一統志云廬山古南嶂山周武王時

匡俗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于此故名山之南爲南康山之陰爲九江有紫霄峰石室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字大如掌有好事者縋而下摹得百餘字奇古不可辨莊洪荒漾子乃攆六字可識云

新安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爲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源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

羅泌曰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宜可導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江亦自北而南也導汧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

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栢北

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

程泌曰經言導山獨詑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

已而兖青徐不記焉葢三州之山絕在東河之東

不與西屬各于其州見之矣　鄭氏曉曰導岍及

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

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兖徐六州表裏之山

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

江西南邐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
唐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
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
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
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
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
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
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
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

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大行之曲分爲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陜爲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陜而西爲秦凉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陜而東爲成周宋鄭陳蔡邶衛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

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爲三齊北燕自南河下流爲鄒魯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　朱子曰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今以輿圖考之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幹龍盡于東南海黃河與長江夾中條幹龍盡于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幹龍盡于遼海　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

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
至楊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
乎兩浙閩廣　魏太常校曰南絡發于嶓冢之東
委蛇南行其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
南蠻葱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脉
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别爲中絡與大
河分爲兩戒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于初龍
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
于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

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于海北絡傳大河放于海惟中絡止于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倚其勢必宿重兵民力坐而困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熊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近則嵩高爲左障然終南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平陽左障嵩高雖爲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

然後。默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融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之他帝王有德而興無德而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南絡蕃與岷山別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乃折而北大盡於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爲帝王都矣　劉伯溫曰中國地脉俱從昆侖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處頃從通州泛海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天目雖爲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黟浙

左帶苕霅直至此州長墻秦駐之間而止于是以
平松諸山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
山爲虎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
于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
南龍一最大地也　邵武府志曰天下山川皆祖
崑崙岷峨爲崑崙西支巨冡山行隨水江北之山
隨黃河北盡燕臺東盡泰岱江南之山隨江岷峨
之南爲雲貴東折爲兩廣八閩　建康南盡閩
浙抱江浸海其大都也故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

多北流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多東南流是江南
五嶺爲冀州第四案　陸深曰山陰也水陽也陰
氣凝結於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於東南
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

禹貢滙疏卷十一

吳興茅瑞徵纂幷箋　男 胤京 胤武 仝訂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傳 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疏 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鄭玄亦以爲山名地志張掖郡删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考張掖今甘州酒泉今肅州删丹縣今山丹衛居延海在甘州衛西北見陜西舊志

史記正義曰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南自吐

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今按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二十三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也雍大記曰合黎山在甘州行都司城北四十里張掖河水出其谷張掖河俗名黑河北入一渠乃海于郎古居延海 武經言合黎水在甘州漢結烏孫絕隔諸羌裂匈奴右臂自張其掖名張掖郡居延海祈連山及路博德所置遮虜障皆在焉隋作浮橋浩亹河以幸之 山海經曰流沙出鍾山西

行又南行昆崙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郭璞注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唐書西域傳云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　郭璞槖駝贊曰駝唯奇畜肉鞍是被迅騖流沙顯功絶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宋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無水時有伏流人不能識駝知水脉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處掘之輒得水　晉書曰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西

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　沈括曰余在鄜延閲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如人行幙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没或謂此即流沙也　方勺曰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川沙深細没馬歷無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　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

其餘則入于流沙　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于西海近而無能為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旣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

〔箋〕導山導水並從雍州說起弱黑二水乃水之絶異者有出中國四瀆之外故首言之　唐樞曰自𢌿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而西

總入峽口穿沙磧繞出為黑水放于南海禹導弱水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為績耳　陝西舊志曰弱水在甘州衛西環合黎山東北入東莎界禹貢弱水即此西域傳弱水條支自長安西行萬二千里又百餘日方至其地疑別有所謂弱水也泰嶺西連大泰國大泰西為弱水流沙去長安四萬里　雍大記曰鳴沙山在河州衛城南七里一名沙角山峰嶂危峻沙如乾糠天氣清朗時沙鳴聞于城內一云在瓜州南十里即

禹貢流沙

〔疏〕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黒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

〔蘇傳〕自此以下皆濬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復見此水之絶異者也黒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渭洛皆入河遂冀之

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錄也　林氏曰禹惟先決
山陵之積水然後可施濬川之功如上文既導岍
岐至碣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
然後導淮渭洛之功可施導嶓至大别導岷至敷
淺原然後導漢與江之功可施所以先言導山而
後及導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傳〕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地
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

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杜佑曰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山之所在又酈道元注水經缺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至焚道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郭璞注黑水出崑崙山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

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　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吳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絶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史記正義云黑水源在伊州）雍錄曰黑水遠矣在唐爲小勃律以及交廣皆是若流沙則又出葱嶺之西也

蔡傳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瀰若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

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谷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所稱西珥河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旣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藉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

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危之地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爲相應也○李元陽黑水辨曰黑水辨論紛紛皆出臆度愚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闌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叅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

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㑆闌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㑆闌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濮北勝人順寧以今考之皆在闌滄江內則闌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闌滄江又名洛水言脉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闌滄江之

爲黑水益章明矣若三危山即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逆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

三危橎然黑水之源正在橎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葢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

金氏曰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州之西界葢出崑崙之南谷也自積石西傾岷山靑衣岡脊以西諸水天竺以東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　沈括曰余奉使慶州甞宿大幕

北黑山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即黑水也　武夷熊氏曰考古今地志雍州之地即無黑水所謂導黑水至于三危者三危山或云在燉煌郡則今瓜州也昌嘗有此水踰跨諸山以至于南海哉若以河源崑崙推之崑崙山脊以西人跡所未到其東中一支則重岡積嶺直至終南太華皆是雍之南山而瓜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爲

斷匈奴右臂者以不與西戎相據也史當有錯羅泌曰溟渤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雍閒涉者則膠黜黑泄流沙于西壓決弱水于北滅出陽關至于劍路經陷河伐橿置中乃得度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沉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又曰禹至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後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

患者也今為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為吾民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禹之心一視夷夏視西戎無以異于梁州之民此天地之為大也

箋按黑水證據互異然自孔疏引滇池之說而滇志謂闌滄江由吐蕃而來逕雍州西界直趨雲南

與怒江龍川二水合流而入南海賁爲禹貢黑水
雲南分野爲梁州域以二大江爲界東北曰金沙
西南曰瀾滄二江之源皆出吐蕃流逕雍州而入
雲南金沙自雲南北界入東海瀾滄自雲南南界
入南海金沙在漢書爲若水瀾滄在禹貢爲黑水
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可數也其言殆
信而有徵矣　楊愼曰按杜氏通典吐蕃有可跋
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
流而東號曰漾濞水俗作樣備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

焉瀘水即黑水也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又曰瀘水乃今之金沙江水色黑故以瀘名之　雲南通志曰西洱河水經一名葉榆水通典一名昆瀰池出浪穹縣罷谷山下數處湧起如珠樹世傳黑水伏流別派也自太和縣西北來滙於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瀾滄江而入南海又曰瀾滄江在雲龍州東二里即黑水也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本名鹿滄江後訛爲瀾滄今又訛爲浪滄自麗江經州東南流入永昌

蒙化順寧景東交趾乃入南海漢書傳南津即北

又州西五里有三

崇山頂有三峰

或云即三危也

韓邦奇曰黑水爲梁雍二州之

西界據其文勢當自雍之北境直抵梁之南境乃

一大水橫過二州西界今四川止登溪千戶所有

黑水合汶江入成都府經茂州而安縣亦有黑水

安縣本汶江縣地葢黑水合汶江入茂州安縣入

于羅江漢地志云黑水出揵爲郡南廣縣汾關山

符郎今叙州府慶符縣以志山符二字故縣以慶

符名今慶符有黑水然蔡傳少一符字而其水乃

自西夷中來北流入江漢志亦謂黑水至僰道入江且安縣黑水在都北而叙州在成都南一入羅江一入大江於經文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不合雍之黑水五亦各異源與經文志傳皆不合獨肅州衛城西十五里黑水所出與漢志顏師古註相近而水經引之云南過燉煌今肅州西沙州東西即其地也又云南流入于南海則當遂入于梁梁全無考豈梁雍西界各自有黑水為界不同與導黑水之黑水不相涉歟程氏又謂葉榆澤為黑水之

源葉榆郎西珥海出今雲南大理府鄧川州點蒼山滙爲巨湖周三百里去雍之三危南北數千里又不經流粱境又不出於張掖酈師古亦謂滇池西北有黑水祠豈黑水既入西域故人莫得而知又南至西珥海復入中國又流入于南海歟然不可考矣若牽合以爲相屬則燉煌在陝西肅州衛西今屬虜是極北境葉榆在雲南大理府是極南境粱境黑水是疊溪黑水斷非導黑水之黑水也至謂水黑爲榆葉之積粱雍爲黑水者凡七漢中

亦有黑水未聞皆有榆葉落其下也鄭氏曉曰韓苑洛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莊渠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爲是 顧起元曰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夷著爲蠻書以載其所親見山川曰蠻水之南入于南海者凡

四匯江西珥河麗水瀾滄水皆羅絡西南諸夷西南入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但緬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于西北其所稱麗江程氏以爲西行入騕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之爲何如乃程又不取其所稱麗水而指其所稱西珥河謂與漢志楡葉澤相貫楡葉漸漬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不知此黑水乃成都汝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也至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瀘

水即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

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不知的在何處而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尤不足信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傳施功發于積石　疏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河出崑崙虛色白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數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出崑崙山海經曰積石之山河水所入郭璞

注河出崑崙而潛行地下葱嶺復出注鹽澤從鹽澤復行南出于此山而爲中國河遂注海也今積石山在河州西北二百二十里兩山如削黃河中流見陝西志

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初學記曰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　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風俗通曰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　桓譚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其流激迅故爲平地災害

河圖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

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崑崙山氣上通天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銅柱下有迴屋焉辟方百丈圖讚云崑崙三層號曰天柱實惟河源水之靈府按水經注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河圖曰崑崙之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桑欽水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河水又南入葱嶺山酈道元注河水重源有二非爲二也一源西出身毒之國葱嶺之上在燉煌西凉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貢所云崑崙者焉又西逕罽賓國北月氏國南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鄭樵曰河自西域來大原有三正原出崑崙山東北陬而東行一原出天竺葱嶺一原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嶺河合而東入于崑崙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嶺河爾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

闕而沒其正原也三河合而東至積石山下有石

門河水自以西南流是爲中國河積石山屬鄯州

禹之所道自此始故其詳得聞焉　歐陽氏輿地

廣記云唐長慶中薛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

由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北

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

所謂崑崙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

源其間流澄潑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

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積尾隱測其地蓋劍

南之西元鼎所經大畧如此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命學士都實（宋史作蒲察篤實）始抵河源云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散渙可七八十里旁山下瞰燦若列星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二巨澤自西徂東連邐成川號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流寖大始名黄河然水清可涉又裂八九股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馬可度四五日程水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繼是兩峽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最

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之衝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約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隸河州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

鄉關東北行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城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郎東勝州見潘昂霄志臨川朱思本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以華文譯之與昂霄志互有詳略云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水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

初學記曰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

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往東于此入河　河東即龍門所在）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廻過砥柱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成臯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對成臯）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鉅鹿（今邢州大陸所在）之北遂分為九河又合為一河而入海

朱子曰河從積石行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為西河龍門地勢險河卒破山以行禹功于此最難自

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厎柱又東
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
北流爲東河至兖州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
河爲四瀆宗其發源西北故叙中國之水以河爲
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
則泄　程大昌曰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
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
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
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比河西

岸即爲凉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廹其北流千里而遥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止拄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徑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冐以西流又曰敦甍之山敦甍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　史記正義云括

地志河州有積石山即禹貢浮於積石至龍門者然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崑崙東北隅東北流經于闐入鹽澤即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河始闊河水九曲其長九千里入渤海　王應麟曰積石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黃河在縣西南六十里禹貢導河始此河州枹罕縣積石山一名唐述山在縣西北七十里今人目龍支縣山爲大積石山此名小積石山

朱子曰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積石龍門

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泒西衮入關陜一泒東衮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者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亦不甚爲患　禹功記云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賴焉　晉天文志云大禹覩濁河而受緑字

傳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　山海經曰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郭璞注卽西嶽華陰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卽成仙道險僻

不通時舍神霧十五華陰華山之北梁州東據華山之陽則華陰為雍州境矣

水經注曰華陰縣有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雍大記曰華陰縣在華山正北山北曰陰通典曰潼關本名衝關言黃河南流衝激華山之東後因關西有潼水因以名關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仍存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云本一山巨靈所開今睹手跡于華嶽而脚跡在首陽山下唐王涯仙掌辨曰華嶽首峯有五崖北堅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為掌形白

虎通曰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又山名蓮華峯形如蓮瓣疑山所由名或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因名華山風俗通云華變也萬物成變由于西方

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賈讓奏言昔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世傳底柱蹇河中流禹鑿二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

疏孟是地名津是渡處杜預云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爲津武王渡之近世呼爲武

濟水經注八百諸侯咸同此盟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

傳洛汭洛入河處 疏河南鞏縣東 程氏曰洛水至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河南通志云洛水至鞏縣北入黃河禹治水神龜負書出于此名洛汭又名什谷清濁異流張儀說秦塞什谷之口是也 疏大伾黎陽縣山臨河隋圖經曰大伾又名青壇山 水經曰河水東逕成臯大伾山下注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鄭康成曰地喉也流出伾際矣然則

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大伾即是山矣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在衛州黎陽南考大名府志云浮丘之東二里曰大伾周五里有岡蓋襟大行之左麓也

疏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史記正義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今考一統志降水在冀州治北俗名枯絳渠金史南宮下有絳水枯瀆即此　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其一則漯川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　張洎曰禹以大河

流泛中流爲害最甚乃于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廠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　左

傳疏云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即是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之廣澤也大陸以北播爲九河九河故道河閒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

宋史河渠志曰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閒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决溢之憂又曰河入中國北

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濫復禹蹟矣一時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

傳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兖州界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　疏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　蘇傳旣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卽渤海也　紹聖元年轉運使趙偁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　司馬君實說據禹貢河自大伾大陸又北爲九河則是河循太行北流乃東入海兖州境包今之河朔處勢高地又堅故少水患又漢兖州

界在今河陽非禹貢舊境也江隣幾雜志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後山談叢云水所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逆河者為潮羅苹曰九河始元城今大名縣西三里故瀆也新論王平仲云西南河聞聖人於冀兖間逆設為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于民耕既至則不嚙民舍程珌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為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為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蘇氏軾曰河水湍悍雖其性然非隄防激而作之其勢

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隄防省而水患衰　物理論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一直一曲九曲以達于海　淮南子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絶者崑崙之輸也又曰河以透迤故能遠　黃庭堅曰河出崑崙墟雖其本源高遠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達于四海

徐積復河說曰地勢坤傾於東北者也河出於崑

崙經於中國注于渤海是其勢所從來者高矣顧
其勢湍急猛悍如此行之地中則可行之地上則
是逆水之性張水之勢而肆其暴者也從而爲隄
防壅之
計則築垣而居水者也徒迫限其勢而
激之怒爾故禹導河必於山足高地或鑿山或穿
地使水行其中乘高地而入於海因高山以爲之
勢因大地以爲之防因渤海以爲之壑又曰嘗自
陜以西登高東望左丘陵右岡阜河乃行於其中
所以自古以來河未嘗決於陜同之間也行而至

於河北京東之界則地形益下而悉平原山足復歉不足以爲之固所以釀爲二渠又爲九河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河所以趨于海而三代之時無水害葢有禹之遺迹也今之河身旣狹又地軟無丘陵岡阜爲之固又無二渠復無九河以分洩其怒勢獨行乎一道以孟子言之乃掘地而注之海今則以人所築堤爲之扞乃水行乎地上則安得不决也莫若畧依古法分爲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寛爲河身縱其游衍而不壅塞則河患庶乎

少矣　余闕曰河出崑崙合諸戎之水東流以入中國其性勁悍若人性之有強力其來也其遠而其注中國也為甚下又若建瓴於峻宇之上則其難治也固宜且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瀦故河嘗積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為二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之所分患可平也余嘗以為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

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然河天下之濁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深州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旁若大木盡没地中漫不見蹤跡河之行於地中也數十年而河徙千乘自漢而後千數百年而河徙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　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人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絶　程子

曰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　歐陽脩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

蘇轍曰河之為害自漢以來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又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　任伯雨曰禹之治水未嘗不

因其變從導之葢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
廼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也正宜因其所向寬
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
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爲長策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
塞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
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别
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
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

平之以趨果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
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
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
故廣者以計禦之滅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
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刱築脩築補築
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
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
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
鐵用草用木用緶用絙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

有龍口鈌口者巳成川谿口者舊常爲水所谿水
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
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漈也此外不能悉書貲曾嘗
言水工之功視土工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
决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
之効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幷力
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桓譚新論
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
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决以其噎不泄也可

禁民勿復引河　淮南子曰河水中濁宜菽

漢書溝洫志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甚上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塞宣房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

水夢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淸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時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後二歲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哀帝初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治河有上中下三策今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此

功一立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今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明帝永平十有三年詔脩汴渠隄有爲樂浪王景詔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　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至宋熙寧而河遂

南隋煬帝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與沁合流入於泗初學記曰煬帝於衛縣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門以通河東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謂之御河〔宋史〕

河渠志開寶初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太祖下詔有素習河渠之書許附驛條奏時東魯逸人田告纂禹元經十二篇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眞宗天禧三年滑州河溢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始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

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畧曰漢武捨大坯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兖泛齊流患中土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於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矣至是又疏河利害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

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
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灣逕牧馬波
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為二渠一逕
大伾南足決古堤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逕通
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
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
渠合朝議以煩擾罷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自立
春後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
一尺頗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有司常

以孟秋預調塞治物料用丁夫百千人挽置單薄之處謂之埽岸遇河橫决復增之以補其缺仁宗天聖六年河决澶州之王楚埽遣使行視遥隄慶曆八年河决商胡埽皇祐二年復决大名館陶河渠司李仲昌議穿六塔河使歸橫隴故道舒一時之急令兩制臺諫詳定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請罷役時宰相富弼主仲昌議嘉祐元年四月詔發三十萬丁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大决死者數千萬人仲昌流英州仲昌垂子也由是久不

復論河事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
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
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
議者多不同神宗熙寧四年河溢澶州又溢衛州
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衛
爲一帝憂之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并
塞第五埽五年功成又謀鑿直河命范子淵領其
事自開直河水勢增漲十年河復大決于澶州曹
村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爲

二泒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
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又決鄭州滎澤
元豐元年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
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詔都水監丞
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
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
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
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獨流口入海宜自北京至
瀛洲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大抵熙寧初

尋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决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糜費巨萬功用不成哲宗即位又决入孫之小張口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以軟堰爲名援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力主東流元符二年六月河决内黄口東流遂斷絶

元史成宗大德元年河决杞縣蒲口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武宗至大二年河决歸德又决封丘廉

訪司言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不足為患一遇霖潦漲潰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鹵又失導洩之方崩潰決溢可翹足而待每歲巡河徒應故事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深知水利之人專任巡視謹其防護泰定帝泰定二年河溢汴梁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家順帝至正四年黃河暴溢北決並河郡邑以至曹州遣工部尚書賈魯發丁夫十五萬挽河東行使復故道由淮入海　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

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絶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温州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虚論矣

〔箋〕河流千里一曲自南而東而北各從其曲折處言之江漢以下諸水則大約皆東流矣水萬折而流必東亦自然之性也　考舊河在河南開封府

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之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復疏故道築隄道河經二洪南入淮通漕因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决滎陽衝張秋又决孫家渡全河南徙而汴城在河之北矣弘治二年河决原武支流爲三六年復决黃陵岡命都御史劉大夏等役丁夫十二萬濬孫家渡口始塞張秋自是河南

歲計河夫正德四年河決曹縣奔流直抵豐沛并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等縣入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穀亭十三年又決趙皮寨入淮是年河忽自河南夏邑縣衛向東北流經蕭縣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入淮二洪大涸侍郎王以旂乃開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洪閱二年復淤三十七年河趨東北叚家口析六股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析五小股從

小浮橋入洪河勢分流所在多淤四十四年全河南遶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遶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泛濫入運河尚書朱衡請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隆慶四年河决睢寧縣而高家堰大潰淮水東趨桃清河塞運道梗阻者數年萬曆六年都御史潘季馴築高家堰歸仁集等堤故道盡復其後河决不常時加疏濬十六年茶城口淤稍徙而南二十九年大開李吉口而河復南徙三十六年侍郎李化龍始開泇口以避徐呂之險而徐淮更頻歲受

河患至嚙城郭蕩廬舍矣　河水多泥緩則易淤播之爲九勢有所分而上流迷波則不淤矣而又同爲逆河者海潮逆入其泥易積合之爲一其勢猛急而潮不能壅則又不淤逆河只爲河萬里而瀉氣甚銳來甚猛即海一時呑納不及耳　何景明曰江淮河漢其流著矣然岷山爲江源稍遠嶓冢爲漢源次之桐柏爲淮源最近惟河源不可窮或曰元人始窮河源其源爲星宿海其精上爲天漢故大河爲宗　楊愼曰漢武帝按古圖書名河

所出山曰崑崙班固以張騫未嘗見唐薛元鼎使
吐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源於悶磨黎山
中高西下所謂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吐
蕃自言崑崙在其西南然皆非耳目之實元命都
實求河源自河州四閱月始抵其處大槩謂河源
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
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河地凡二千五百餘里譬
諸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庶
幾見全體矣　陜西志云河經積石至河州又東

北受九水至臨洮按水經河至此東北流有北濟川乃北谷烏頭川臨津白土川西川大夏洮灕諸水注之又東受湟水至蘭州又北受高平水又北過靈州西寧夏東又東過新秦中北今河套受五水至閿陽縣今陝州又南受十三水出龍門今郃陽縣又南受七水至華陰大抵自河源至華陰通計九千餘里而東入河南境　魏太常校曰天文起于東南角宿而西北闔闢爲天門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叅相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　宋濂治河議曰神禹導河之後無水患

者七百七十餘年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又疏為屯氏諸河河且入于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

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可睹已　黄
承玄曰河源出域外昆崙禹導之自積石始又越
三千里至龍門其逕始詳焉今考近志河自積石
至河州逕蘭縣寧夏出塞外東北至古東勝廢武
州復南入中國西則爲陝西界凡歷延安西安二
府起府谷神木吳堡清澗延川宜川韓城郃陽朝
邑以至華陰潼關東則爲山西界凡歷大同太原
平陽三府起河曲保德興臨寧鄉石樓永和大寧
吉和津滎河蒲州南望華陰是爲西河而龍門之

險在韓城之東北境與河津僅呂梁之險在石州西境與郤陽僅壺口之險在吉州西境雷首之險在蒲州東南傳所稱孟門之險即在龍門以上亦吉州西界又自蒲而東逕芮城平陸垣曲入河南懷慶之濟源孟溫武涉曰河內自華陰而東入河南開封二府逕閿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偃師河陰滎澤原武延津西北望大伾曰河外是爲南河而底柱之險在陝州之東界析城王屋之險在澤州陽城濟源傳所稱三門即底柱

也七澤在其下由此過鞏之洛汭濬之大伾此禹貢所載今郡縣可指而名者也其東河則浲水而大陸而九河而逆河而碣石入海雖亦禹貢所載而今郡縣並不可指名焉如以地形揆測則當在今大名眞定河間及古北平營遼之間又按禹治河龍門至大伾皆緣山爲阻隘東河流及大陸而下則澤壞曠夷水勢奔放乃不惜數百里地委之九河以殺其怒而初無隄防以廹阸之故自夏迄周千有餘年其間衝決遷改雖自不常然要不越

瀛冀之域而已周秦以降河始不行於大伾之北而出於相魏之南一徙而屯氏再徙而漯川川流所導已非禹迹然亦猶兗之境也迨宋元以後河益南徙由豫入徐而自滎陽以東盡非禹舊至於今而又異矣郎先朝以來一再北決勢若建瓴第以濟運之故障之使南而又左虞泗灒右虞　陵寖假僅留中一線居水東行雍艳自其宜耳夫禹時道河北入碣石之海道濟東入千乘之海道淮南入揚州之海三瀆分流猶虞羨溢今以一淮兼

三瀆之任益以渭洛汝沁泗沂諸川之流而無他瀆以洩之河所以爲難之難也然則必道河北流復禹舊迹然後可乎曰河不可復而可分不必徇禹之迹而當師禹之意此今日之宜講求者　王氏樵曰兗地最狹而承河之委爲禹最所施工處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三句内有多少工夫後世河患正坐分播合同不得其勢而入海之路狹也　邵寶曰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

衝决之患非無衝决也彼自衝决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决之患也 丘氏濬曰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江河淮濟皆名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 京師

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　鄭氏曉曰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出兩山中行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爭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隄以

隣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東水失其性而致怒决溢之害不小然决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决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又曰我　朝黄河之役比漢唐以後不同逆河性挽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濼運又罷專由邗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葢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于淮乘淮

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
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决决而東南有山限閡為
禍不大决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
秋潰决運道不通為禍不小况今之防河自底柱
而下行於平地既防决臨清又防决濟寧又防决
徐州又防决潁壽以犯鳳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
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
潘季馴曰宋任伯雨云河止宜寛立隄防約攔
水勢使不大段漫流此即遥隄之意也故治河者

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策縷堤即
近河濱束手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隄遥隄離河
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
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
則隄自易保也或問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應
之曰黄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
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迅溜
必至停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
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近事

固可鑒也　李維楨曰河何嘗不治吾以爲治之過也宜以不治治之其說在賈讓不與水爭尺寸之利也水性就下十里百里內外地形高下巳難一律齊況千里內外有能悉其高下尺寸不謬者乎鯀禹父子世治水習水今之治水者非習水者也治水率尊官能乘四載乎歷九載八年乎不過委之小吏耳决此則塞此决彼則塞彼或別爲一河以居之郎有遥堤縷堤濶數十里而止能捐一二百里之地以予河乎能捐一二百里之地爲河

河何不治之有防河築堤歲費百萬金以此金畀居民使遷聽河勢自成豈不便計而誰則任之

嘉靖中都御史吳鵬等言黃河西來萬餘里滙納百川古疏九河以殺之猶莫能支今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清河滙淮以趨于海而無所分其流益壯其勢益決徐邳一帶頻年衝潰湮淤之患皆上源少分殺之故也宜于徐州上流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以分殺水勢為永利

隆慶三年工科厳用和言黃河為患自周漢至今

未有久而不決之術要在因勢利導而已至欲多
開故道以殺河勢夫漢武力能于瓠子宋人禍基
于回河即如嘉靖中開濬孫家渡等處費出不貲
旋即壅塞未有能出奇策使河受約束者也　李
化龍開泇議曰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
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
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經豐
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
是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

雎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河所遞行之道也南路雖近　陵然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於　陵無害苐北扼於山南近於淮儻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苐

下流往往潰隄隄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緯路壞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　陵亦濟於運有利無害前合三省以與役而狂瀾已廻下流復溢故挑濁河議所不敢出此守行隄開泇河無容再計矣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當不憚勞費治之今估直以二十萬事半而功倍運不借河河復不近　陵此

後但北守太行隄南守隋隄中間蕭碭豐沛所在各高隄防以自救任河游衍容與於其中所省不貲巳隆慶五年都御史翁大立請開泇河尋報罷萬曆三十六年侍郎李化龍卒主其議

兖州府志曰泇水有二一曰東泇河源出費縣逕沂水西北箕山南流過卞莊東分一支入芙蓉湖一曰西泇河出沂州西南抱犢峯下東南流與東泇河合貫四湖又南合嶧縣滄浪淵同爲武河謂之泇口南流至邳州境會於沂水入於河近有議開泇河以避徐方之險者考齊乘云武河一名小

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土人云浚此渠六十里使武河通沭可避呂梁徐洪之險徑達新濟盖元時已有此議也　于愼行曰泇河出嶧費諸山左合沂武南入於淮元時嘗於利國監鑿運鐵之渠近穀亭河徙議者數請開泇口通運因避二洪之險皆以葛墟嶺爲梗謂嶺高於渠六丈不可鑿且計從呂孟諸湖南至落馬湖口隄其中以漕長幾五百里度用四百萬遂止　萬曆癸巳尚書舒應龍避葛墟嶺稍西而南得韓莊議開支渠導呂孟諸河注泇河東會沂沭由周鄉諸河出邳宿河口費不及四萬

鄧元錫曰宋都汴藉河以限虜　國家都燕藉河以利漕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史記作瀁

〔傳〕泉始出山爲瀁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　〔疏〕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 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 河圖曰嶓冢山上爲狼星　漢中記曰嶓冢

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釋名曰山頂曰冢）闞駰云漢或爲漾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 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沔郭璞注至江夏安陸縣江卽沔水（應劭漢書注云沔水自江州至南郡華容爲夏過郡入江故曰江夏） 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注漢曰沮口注云所謂沔漢者也山海經謂漢出鮒嵎山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

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爲沔水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又曰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江水又重合灄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即漢水故道見湖廣志 鄭樵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爲漾水東流爲沔水故地曰沔陽又東至南鄭爲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興元故漢中郡也 華陽國志曰漢有二源東源

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按沔水即漢水自夏水入沔之後兼流至漢陽名爲沔見一統志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江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

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黃氏曰漢水二源一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今重慶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水經注地理志並言漢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杜佑曰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上邽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襄城程大昌曰漢書誤以嘉陵江爲西漢余詳辨之矣嘉陵既不爲漢則秦雅

二州及葭萌金牛有山皆名嶓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誤也水經以漢中之漢源出武都東狼谷山予嘗詢經其地者曰由漢中而西有水爲發源之地距與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又狹按地書褒水與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爲衙嶺又遠在褒口西北角八九百里之上則其源流亦既甚長矣水經凡叙狼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衙嶺發源悉從北而南行直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名漢水則與經

謂導漾東流爲漢者其方嚮正合也　淮南子云

漢水重安宜竹

蘇傳嶓冢山在梁州南出荆州東南流爲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者也　鄭樵曰漢水東過南漳荆山而爲滄浪之水或云在襄陽即爲滄浪之水

酈道元水經注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禹貢言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　一統志滄浪水在均

州北四十里及考常德府龍陽縣有滄山浪山二山相連下有水相合出江謂之滄浪水即屈原遇漁父處禹貢滄浪則沔陽州也見府志

葉夢得曰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黒水弱水灃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傳三澨水名入漢　水經注尚書曰導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

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俾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勾澨以代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薳澨左傳作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

在竟陵縣界

傳滙廻也水東廻爲彭蠡大澤　朱子曰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彌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西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

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豬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則是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于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日高勢巳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巳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旣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

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討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巳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

三字爲衍文得之　水經曰沔水東至石城縣（宣城郡）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舊丹徒）北爲北江（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别爲一水然何也葢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荆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葢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因爲江漢亦爲江也故

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瀆一瀆也其二江漢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也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於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箋凡大水多重源河源有三泲源有二漢亦有東

西二源而與江合爲一瀆故先以漢入江言之

韓邦奇曰漢水之源論者不一或以爲出於鞏昌

漢志曰東漢受氐道水或以爲出於漢中大抵鞏

昌爲是蓋嶓冢山在可證也漢中無嶓冢山沔水

源出金牛山人既誤以爲漢水遂以金牛山爲嶓

冢（通典嶓冢山二一在天水郡上邽一在漢中府金牛在天水者漢水所出也雍人記曰西漢水在西和縣西南源出嶓冢山又曰漢江在漢中府南三里東流入金州又東流歷梁洋漢陰紫紆而入襄陽界）又曰武都漢時爲郡所治甚遠西北自陝西

鞏昌府成縣東南至漢中府沔縣千八百餘里沔

縣有天池故曰都此武㴐之得名也武當今湖廣均縣三澨在京山縣西八十里汉澨漳澨蓬澨湖廣通志曰漢水源發陝西嶓冢山東至漢中爲漢東流至武當縣爲滄浪水過潛江縣爲沔水李夢陽曰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豬爲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湖廣志曰今沔陽州黄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爲滄浪之水又云三澨水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蓬景陵今郢州長壽鄉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界來又汉

水即三澨之一也湖廣名勝志曰唐武德初析漢陽置汉川縣以廢縣南汉水爲名即左傳澨水也承天府志曰三澨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叅水又有三汊水云是三澨俱無的據蔡沈註則磨石山發源者爲澨蓋源出仙女洞發爲司馬河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爲夏洋港逕楊家浲合長灘售水注小河此一澨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爲澨蓋馬溪河發源趙横寺黒龍洞廻而東流南逕馬頭山又東南爲官橋河又東爲馬溪河此一澨也據沔陽志則石家河爲澨蓋

石家河發源空山洞如意寺井家沖爲雙河口爲

雷公源還白土兆又東南爲石家河此又一滙也

鄭氏曉曰江初受漢滙于洞庭此南受沅湘諸

水過此而東滙于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

彭蠡爲巢湖者絶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

北入江處猶今畝澮凡兩港相交處即成一大漾

王氏樵曰漢水入江江獨達于海此古今之迹

所同亘天地不改者也若曰禹時江漢滙爲彭蠡

之後又分爲北中兩江入于海則漢水即當列四

瀆矣何以自古四瀆無漢水邪若曰漢嘗入江而不列于瀆則泲亦嘗入河而又南出以入海正與北江同何以獨取泲而舍漢邪朱子有辯甚詳其要不過兩言曰彭蠡有源（非江漢之所滙）兩江不分（北江中江只一大江）孔氏謂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鄭玄曰三江旣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此易明者惟江分爲三之說世儒惑泥堅不能破則以經有北江中江之文爾嶓冢之江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此以經文質之則

今以水道考之則决不可通也地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此恐指吳淞江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陽羨縣東入海此指大江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未詳所在古今水道變遷或上古入海之處江分二道不可知但爲北爲中孰爲漢之所分則難以意言爾　韓邦奇曰南直通州等處至今土人猶有上江下江之稱漢言北江則江爲南江可知此因漢以見江江言中江則漢亦爲中江可知此因江以見漢互言之也曰東滙曰東爲者謂漢自

西東流而滙爲彭蠡又東流而爲北江并謂漢之東邉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江東南流沱東行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書曰岷山導江泉源深遠盛爲四瀆之首　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陸游曰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

西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葢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起三澨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于海故江爲四瀆之首而楚大別亦以爲望　李氏曰四瀆惟江最大江發於岷逕夔荆達揚而入於海此江之源也自蜀而言江之外其水有七出于綿之神泉曰縣水出于什邡之章洛山曰洛水分流於永康之湔堰者湔水三水皆合於雒自雒

逕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總曰內水發源於江油之清川逕縣潼遂東至于合曰涪水發源於沔之青泥嶺逕大安利閬果至合於涪水會曰嘉陵水發源于小巴嶺逕巴蓬之伏虞西南以至於渠曰巴水出萬頃池逕明通至渠與巴水合曰渠水巴渠二水既合逕廣安新明至合於嘉陵涪水會以逵於渝而江始大此七水與江別合之大畧也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以附于江者有三月青衣曰羊山曰馬湖青衣出來山徑嚴道洪雅夾

江而下羊山出鐵豹嶺逕漢源出嘉定之南與青衣水合入于江馬湖自夷都流至敘亦入于江又有出郡邑之山澤者則自岷峨而下㳂流以至于䕫不勝其衆惟漢水出嶓冢與江分流由漢金趨襄至江夏大别山始與江合此蜀衆水接連荆楚源流之大畧也

范成大曰江源正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於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吳船錄

易氏曰考元和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

遠在西徼在松州之境外　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郭璞注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　淮南子曰　水肥仁宜稻

水經曰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又有湔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爲沱酈道元注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王應麟曰岷山在茂州汶山縣俗謂之鐵豹嶺禹導江始于此沱水在彭州唐昌縣　呂大防合江亭記云沱江自岷而別張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堋以揵水而闢

溝以釃之大漑蜀郡廣都之田用以富饒今成都二水此江沱支流來自西北而滙于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西南自溫江縣來郫江一名永平江西北自新繁縣來昔李冰穿二江城中皆可行舟合于城之東南岸曲有合江亭金氏曰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後東注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討不施功故畧之也至于東

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滙當作會于漢蓋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

傳澧水名

疏今長沙郡有澧陵縣今澧水在澧州南二里源自慈利縣歷山流至石門會漊水又流至澧州城下合涔澹二水入洞庭見湖廣志水經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零陽縣之北又東過作唐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酈道元注澧水東逕臨澧零陽二縣又東茹水注之又東逕澧陽縣右會漊水又入孱陵縣左合涔水澧水又東澹水出焉謂之澹口流注于洞庭湖

俗謂澧江口也（楚辭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注云湘至澧之澧口江）又曰江水東過下雋縣北列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道元注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巴陵本吳之巴丘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廖湘洲北對大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

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

流至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岳陽風土記朱子荅程泰之書云頃在南康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數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殊不相應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葢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淮也又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

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荆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例也　羅泌曰東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九江葢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許叔重云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于彭蠡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也豈尋陽

之區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漳水漳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澨渭過漆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爲九道則經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矣

歐陽脩曰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跡其爲險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

平夷應劭曰夷陵以有夷山在西北故名　岳陽風土記曰巴陵本

下雋縣之丘江記言羿屠巴蛇於洞庭積其骨爲

陵淮南子曰斬蛇於洞庭

傳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爲彭蠡　疏迤言

靡迤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迤邐相屬漢水稍折而南江水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　劉

爚易解曰天地之間水爲最多然坎爲水而兌止

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

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

吳幼淸曰江與彭蠡合流之後凡千四百里入海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爲中江河也蓋禹貢以江漢共爲一瀆漢分江之半爲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爲北江則江當爲南江然循南江面岸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爲指湖水而言以江水行於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爲中江也　曾氏曰考於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焉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

而水之泒分為南北故漢為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為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葉氏曰漢至大別南入于江為南江與中江并江為三

鄭樵曰江水出岷山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亦甚微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兩山相對水徑其間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湔水從西北來入焉又南過嘉州犍為又南過戎州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又東南至巴

郡江州縣有羌水涪水巴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庾仲雍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巴內水是也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又東過魚復逕永安宮及諸葛亮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城東過巫峽巫漢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夷陵宜都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華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從西來入焉次有沅水從西南來入焉次有湘水從南來入焉共而東出由武昌出與漢水合

而爲大江東過九江有九江水合而爲彭蠡陂從

南來入焉又東有過江寧有州陽水從南來入焉

又東左過江都邗溝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

黄氏曰通州海門縣入海

范成大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

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沬水自傷州邛部合大渡河

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出自夷中

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内江

又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果

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

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梁山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于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于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于

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魏了翁曰江出汶山合西南衆水至重慶受嘉陵水至涪陵受黔水

箋按江漢異源同流合兩大水而爲一在荆巳記其合而此處則各叙其首尾以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也　東迤北會畧斷與上南入于江句對爲滙與東滙澤爲彭蠡句對自漢視江若漢小江大故言入自江視漢江固大漢亦不小故言

會　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鵞村一名鴻濛郎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　入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十里過大雪開漁俯見成都初李冰旣鑿離堆又開二渠一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又名錦江又水利志曰蜀中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鵝村所謂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

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
水出白沙口同會於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南江
即禹所導岷江正流自泰李氷鑿離堆引江水循
灌城東注北折於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
堆蔣灌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
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
斗口而東北注者爲内江蓋北江折爲二江并南
江而三其北行入五斗口一支在南北二江之上
故以内江別之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

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下過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於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於瀘州合錦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經於重慶磞雅諸水會于嘉定合松潘之西南入大渡河者會于叙州遠近溉田不可勝計然各塘堰皆民間自脩官課其成而已獨李氷所鑿離堆山設都江堰在岷江中流時歲工費鉅萬　江源志曰岷江發源于臨洮之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逕鎮乃灣逹松潘于下

水關入紅花屯達疊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于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鐵巖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爲玉輪江至汶爲皂江至灌爲沬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江之祖　韓邦奇曰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發源西南至威州過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金口至新津縣合皀江水入叙州府宜賓縣與馬湖江合東北入瀘州合江縣至瀘州東北入重慶府巴縣經涪州合州黔江忠州入夔州府萬縣雲

安奉節經瞿塘峽入湖廣荆州府歸州出峽　大明一統志曰瞿塘峽在夔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西崖相對中貫一江灧澦堆當其口與巫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畧無斷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或云夷陵州境之明月峽黄牛峽與西陵峽為三考峽程記三峽者明月峽仙山峽廣澤峽也其瞿塘灧澦之類不預　張邦奇曰蜀之水自岷山而下東西峽閒若蛟騰鯨駭怒厲決驟而詰屈盤迴方洲而瀦欲去而留不知幾千百折極諸變態而後大放於荆揚之閒　楊慎曰蜀

之三江外水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州是中水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內水沱江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一云內水涪江中水沱江沈約宋書資江爲中水涪江爲內水鄭氏曉曰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甚湧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湖廣總志曰沱江在當陽縣南百六十里至枝江縣界入大江禹貢東別爲沱即此其水與沮水漳水合入江水大則衝泛濱河者苦之四川總志曰沱江一在新繁治西北十五里源出岷江一在灌

縣南十五里湖廣名勝志曰澧水發源慈利縣西之歷山慈利本漢充縣地東過武口湯泉水注之又東流逕茹溪園巖水注之又東會于漊水北過慈利舊城其流始大袁中道澧遊記曰澧水出充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漊澧至石門與渫水會稱渫澧至澧州與涔水會稱涔澧過此至安鄉縣與澹水會稱澹澧王仲宣所云悠悠澹澧者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而虞喜以爲江沅別流誤矣獨禹貢導江有東

至于澧一語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瀹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注水經於江陵枝廻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江之跡稍

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然可考　岳州府志曰巴陵縣即禹貢東陵也江記巴蛇積骨爲陵恐未必然豈地與巴峽東西相望故名之與湖廣志曰今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其地至今猶爲盜之巢　承天府志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自杜預鑿開陽口其水達巴陵而沮漳合流是爲新步通南江至荆南爲沙津沔之湖大者數百里其東太白爲大諸湖皆透迤入太白故沔衆水之滙也太白沔水之滙也　王氏樵曰江水源發岷山東

出巫峽則分流爲沱凡出汚南者是也正流東至
澧乃荆之南境今沿江築圩而田獨華容縣章華
臺下仍通川水過九江卽洞庭湖所受澧江黔江
沅江益陽江安鄉江湘江耒江瀏陽江平江九水
漲則瀰漫港汊所謂孔殷也至于東陵卽岳陽城
陵之境又東一帶迤北皆爲前沱水會爲滙澤故
汚南之湖澤最廣今江水衝直城陵磯而臨江驛
至岳陽湖口六十里皆淤沙漲起南環湖北沿江
塞隘九江之口其章華臺之水亦淤窄矣　汚陽

志曰漢最濁毎與江湖水合其滓必澄故常濵淤
而沮澤因成沃野惟江清不易淤然荆州記江陵
初有九十九洲後其洲滿百則江亦有時而淤
邵寶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
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
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内也于滙
不于彭蠡勢則然也㳫寶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
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
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

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莽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集傳謂經誤者非是　張吉曰貢於嶓冢導漢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於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彭蠡乃江西諸水所瀦固無仰於江漢之所滙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執是以疑經之誤

其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而以經文証之乃知經文無誤也夫滙本訓廻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廻旋渟瀦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瀦爲鉅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滙爲澤益如此雖無仰于江漢之所入然實頼其下流拗故湖水壅閼汎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彌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内而爲滙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此東滙澤

爲彭蠡東迤北會爲滙本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
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
與漢互見也逮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
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
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入已第江水濬發最在上
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
自南岸而入三水並特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
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者不言可知非
爲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爲二江也此東爲北江東

爲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朱子九峯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況經文簡奥其言南入於江東滙爲澤益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曲迤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經文自有謬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爲江漢所滙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滙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滙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横

截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又謂至此
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旣滙之後又復循次
而出以爲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葢
經意以爲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故有
東滙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爲二水旣
合則有江無漢故旣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
說以爲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二句宜
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别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
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

然渭水洛水皆入於河不言中河北河安知中江北江之說不爲誤乎是不然河源遠出悶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洽而洛渭二水迤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夫江源出於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掩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爲滙爲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謂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江漢朝宗

於海對舉二水而並言之貢之立義精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傳泉源爲沇流去爲濟　疏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𤃭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曰𤃭沇聲相近卽沇水也𤃭音輦史記兖州作沇州沇讀如兖故聲相近潛行地不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孔安國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

贊皇山濟齊其度量也二濟同名所出不同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謂濟源城其水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濟水于溫縣西南歷虢公臺南流注于河（蔡傳沇水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羅泌曰兗濟二都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敖之西至樂安入海沇出王屋入河始釐爲二濟淮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

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　疏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　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為滎澤水經注　郭緣生述征記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混合滲漉入地洑行而溢為滎爾　王隱曰河決為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堨矣為北濟也水經注　新安陳氏曰濟水性下

固能伏流然其性勁實能勁絶大河中而出爲滎也　唐玄宗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黑龍命弧矢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按旃然即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濟于旃然是也滎澤在鄭州滎澤縣西北四里　水經曰濟水又東合滎澤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又東過封丘縣北濟也又東過平丘縣南又東過濟陽縣北濟也又東過冤朐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濟水又東北菏水東出焉又東北逕定

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北流南濟也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東北入于鉅野初學記云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述征記曰二濟旣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

〈傳〉陶丘丘再成 〈疏〉釋丘丘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口有陶丘亭帝王世紀舜陶于河濱即陶丘

也釋名云陶丘于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雜說定陶帝堯所都堯先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氏漢景帝置濟陰郡於定陶宣帝更爲定陶國今考館陶縣西南五十里有陶山見東昌府志

陳師道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

傳菏澤之水　郡縣志云兗州魚臺縣本方與菏水即濟水也一名五丈溝西至金鄉縣界流入去縣卅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流

入經縣東與蘄水合又東流入徐州沛縣界　水經曰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酈道元注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

齊語注京相璠曰今濟非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清亭春秋所謂遇于清也水色清深馬頰水東至于清濟謂之馬頰口清濟即此水也　沈括曰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

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

王曾云國初仰給京西東數路河漕最急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濼濟州人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

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水經注○青州府志云今從小清河道入于海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

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細獨而尊　初學記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沇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皐（今汜水縣兼包鞏縣之界）溢出為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宛朐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菏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為二其一東北流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

郡而入海也　後漢郡國志王莽末旱此渠枯涸清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欒史云古者濟水出河北截河南流而為滎澤自王莽末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南澤已枯但存其名耳　杜佑曰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

箋濟發源為沇亦猶漢發源為漾也濟字從水從齊將無以是水盤旋齊地因玆得名而贊皇之派頗與王屋不合是在遡流窮源者耳　河南通志

曰濟水發源于王屋山頂五斗峯下之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濟源縣西三里滙爲二池所謂濟源池也李濂曰東池即東源周僅百余步亦不甚深西池即西源周如東池深溢三四尺耳鄭氏曉曰王屋山有三處據蔡傳在山西平陽府垣曲縣令一見山西陽城縣一見河南濟源縣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沇水正發源處則在濟源西八十里　秦繼宗曰入于河出于陶丘北出入二字相呼應葢濟水自河北潛入于河底地中横絶過去至河南陶丘北復出而見

于地上也溢爲滎者這濟水已經過河後在地中者勢甚洶湧則溢出于外爲一支流此是滎澤則滎澤乃濟之旁出非濟之正派正派乃出陶丘北者滎澤之委未嘗復入地出陶丘北者仍是彼入河者也又東北會于汶當于東字一讀又北東入于海當于北字一讀　李蓼陽曰濟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　表中道曰邢臺有泉名百泉皆珠串上沸其水可灌數縣田

或曰濟水伏流而見于此濟水出王屋去此不遠
黄承玄曰自漢元光中河决瓠子注鉅野濟爲
河所淫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後漢永平中脩汴渠
起自滎陽東至千乘大都貫濟故瀆以行後河徙
益南津渠勢改即枯瀆亦杳不可尋今惟東平以
下汶水支流時溢入故道從利津入海世謂之清
河而實非濟也　兖州府志曰北濟入于鉅澤不
詳所出矣南濟分而爲二一爲濟瀆則承鉅澤之
洪水一爲菏水則承鉅澤之黄水是二濟之流皆

由鉅野分也今濟瀆之入海惟大清河存其故道
菏水之入淮者湮滅無存而鉅野之遺墟南北巨
滙幾數百里如故也然濟之正瀆則枯竭已久不
可指尋矣　王氏樵曰自陶丘之出不復伏而東
至于菏東北會汶以入海此古泲水之道也至王
莽末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泲瀆滎自受河爲浚儀
渠然泲未嘗不伏流地中也今阿井煮膠其性鎮
墜能清濁水歷下發水皆泉皆泲所過也又大小
清河七十二泉皆泲水也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

以溉田沛之陰功及水甚溥有益于國甚大　酈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今觀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眞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發地皆泉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滎水又見爲山東諸泉水而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耶劉向說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出雲雨山東通志　王綱振曰濟水無三伏三見其云斷續伏見蓋因一濟而前爲沇後爲滎既入河又

出河既出河又入海不似他水行直故云斷續伏見耳如時以東流爲濟溢爲滎爲見則漾東流爲漢滙爲彭蠡亦可爲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爲伏則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爲伏乎況經文明言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漯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旣久爲之曲解非本注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疏地理志云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

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沂水南至下邳入泗泗水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沂水入泗處去淮巳近故連言之　釋名曰淮圍也圍繞楊州北界東至海也　河圖括地象曰桐柏山爲地穴上爲維星　說文曰淮水出桐柏山其源初則涌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騖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又東過新息縣南與汝水合　風俗通云淮廟在唐州東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可涉而踰流至楊徐間始大　鄭樵曰淮

水出唐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義陽今信陽也又東過褒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又東過安豐下蔡壽春鍾離盱眙有汴水從北來入焉又東至山陽通邗溝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至海州東入海又曰泗水南至彭城名曰沛水有睢水入焉又西南至下邳沂水入焉又南至楚州山陽入淮此水今人謂之清河一統志云大清河小清河俱泗水之下流其源出于山東泗水縣界經徐沛至清河縣西北三叉口分為二大者自治東北小者由治西南俱入于淮洪[illegible]露曰泗即今謂南清河也水經曰淮水東北至下邳淮陰縣

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酈道元注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謂泗口也禹貢廣記曰今盱眙軍相對卽泗口也自淸河口而上者呂梁自渦口而上者譙梁自潁口而上者蔡河 黃庭堅曰帆山之發江億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

古嶽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 唐國史補曰楚州

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鏁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鏁窮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鏁於軍山之下其名曰巫支祈一作無支奇○異說云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釣於龜山之下其釣爲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索繞一獸形如青猿若昏醉醒檝不可近

臧榮緒晉書曰永嘉三月淮濮水竭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率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于鍾離而淮流湍駛漂流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

東西冶鐵器數千萬觔益以薪石沉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來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死者數十萬人　玄覽曰長淮界南北而别江河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川莫大於江河　朱子曰天下大川有二止河與江如淮亦小只是中間老虜中混同江却是大川

〔箋〕導河以下五節並結以入于海海爲百川之滙

此禹測原知委不窮水所入不止也故曰禹之治水以海爲壑　大明一統志曰桐柏山在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其山東南接隨州界西接棗陽界峯巒奇秀淮水出其下今桐柏支岡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信陽縣東流會沂泗入于海中都志云大復山今屬泌陽其地有分水處東流爲淮水西流爲泌水

河南通志曰淮水發源于桐柏縣西二十五里其源若井方一丈東伏地中二十五里復見入河注海又云南陽府有桐柏山在桐柏縣東一里

上有玉女蓮花諸峯其下淮水出焉胎簪山在桐柏縣西三十里禹貢謂淮水發源即此又名大復山　淮南府志曰淮源西自桐柏東經鳳陽泗州稍北經清河縣南又稍北趨郯後經安東縣入海者其本體也其北自徐邳經清河縣北稍東而南趨于淮則山東泗沂諸水合流南行淮所受支河也本皆清流黃河則西源崑崙東經天津衛入海汴河則西源河南滎陽東經千乘今青州樂安縣入海固河汴之本體也後山西沁河南衝決斷黃

河黃河決斷汴河目朱仙鎮東潰南經留城趨徐邳亂洸沂直下其勢奔湃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徑決縣西而南入于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與淮敘體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身亦皆黃流而支河反爲主矣或謂宿遷而下河流汎溜蓋黃河上流徃自歸德出沛下徐地形高卑不甚相遠雖泛濫可支厥後黃河徙出蕭碭直下徐邳地高勢猛衝淌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缺滚爲深淵下埽植樁百計難塞率爾堤就雖能束水在堤

其實水行地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也

或謂消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赴淮入海

故道也治河者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梯關下

淤塞葦場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桃宿以上不憂

停淤此一說也萬曆中嘗勘議老黃河無從入手遂疏寢　潘季馴曰

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

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決于澶州北流斷

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

百餘年淮黃合流乃今有避黃之說夫淮避黃而

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鎭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鎭決而後黃水北既決而水分非水合而促決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爲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爲阜陵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爲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

以為安者二百餘年至隆慶四年大决淮既東黃
水亦蹑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决水行地面
宣洩不及清口二年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
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
隄防也又曰淮水發源於河南桐柏山挾汝潁肥
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横截河
中故至泗則溯轡咽喉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
時扼塞其勢然也且淮漲於泗即黃漲於河南徐
邳也毎歲伏秋皆然兩水發有先後各有消長耳

黃承玄曰考古淮河自桐柏而東逕信陽新息壽春臨淮泗州盡攬南條諸山迤北之水至淮陰而與泗水合泗水自陪尾而西逕曲阜滋陽魚臺入彭城至下邳合沂水又南至宿遷東南入淮二水合流東入於海則今雲梯海口即大禹以來泗淮入海之故道也　兗州府志曰泗水既從濟寧入漕而沂水挾泇武祊浚諸水至邳州入於河水蓋即故泗水南流道矣

湯還亳作誥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東爲江北爲

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既修民乃有居　劉向說苑曰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爲德其美故視諸侯也　鄭氏曉曰四瀆惟淮流不甚遠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爲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屠隆曰大地之形西北高東南界故百川東之然亦就其通於東海者而言崑崙

天下之中山形絕頂最高處東南西北皆下崑崙東面江淮河濟諸水皆東流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北即沙漠直北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大海之量百川歸之而不盈正以尾閭洩之從地下空處轉輸復從西而東故云如沃焦釜非謂水至此盡焦竭也　馬理曰禹之治水以雍土爲首爲源以四海爲尾爲委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　疏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音途鼠爲鼵音突郭璞曰鼵如家鼠而短尾鵌似鷚而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孔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山海經曰渭水出鳥鼠同穴東注河入華陰北郭璞注渭水東經南大小扶風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　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

其中　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注云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宅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間今陝西志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與南谷山相連以為二山者誤　淮南子曰渭水多力宜黍

疏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

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漆沮者别也彼漆卽扶風漆水也沮則未聞　新安陳氏曰灃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旣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此　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豐源發南而其末流披北入渭未嘗東也其曰東注者渭正流東豐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書曰涇屬渭汭漆沮旣從豐水攸同非漆沮先已入渭而豐水始與之同也皆要其首

末而槩爲若言也雍錄蘇傳此言渭水自西而東之次雍州散言境內諸水非西東之次也箋河漢以下凡七水其五入海而漢水合江以達于海故止稱四瀆其二入河渭洛是也入河則同入海矣濟亦入河而其性能孤行直達故與河江淮並列焉雍大記曰渭水在渭源縣西二十五里出鳥鼠同穴山泉眼周圍七尺四時流注即渭河之源也逕西安府咸陽臨潼渭南朝邑等縣而入黃河岳正曰鳥鼠同穴予戊申時過莊浪親

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居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俱脣缺似兎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睥昵有類雌雄者　甘肅志云京州之地有兀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嘗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今在上洛縣南浮濠之水出焉而西

流注于洛又曰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郭璞注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嶺山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沈括曰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括地志云洛水自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熊耳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洛所經蔡傳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考陝西志讙舉即冢嶺山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壁附耳星開山圖云熊耳山有金寶石室夏禹藏書之所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沈禮

焉　淮南子曰雒水輕利宜禾

箋按熊耳郭璞云在上洛縣南蔡傳因言地志伊水出盧氏之熊耳非是於前兩處熊耳並註上洛於此條方云盧氏之熊耳然盧氏上洛地志並稱弘農郡計相去不甚遠將同一熊耳隨地得名抑別有兩熊耳乎姑存以俟考河南通志云熊耳山有三一在宜陽縣西一百二十里漢光武破赤眉積甲宜陽城與熊耳山齊是也一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兩峯相並如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一在陝州東一百五十里乃達磨葬處

疏九水立文不同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

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首其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　王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於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故以是終焉

羅泌曰堯水之害盛者莫過于河濟而短者極于渭洛河之害在於冀兗雍而濟之害在兗青徐是

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始其源洛止于豫渭止于雍是故渭洛則附於河而不待致力盖河一治而渭洛自從也

〔箋〕今按四瀆之水以海為宗渭洛之水又並以河為宗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河不擇細流而以海為壑源委則有間矣　胡氏瓚曰凡導山水皆自西而東自北而南河伏不識其源故不言自且為四瀆之宗故不言會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

先言水而後言山況水不言山者流伏不可據也

黒弱亦不書者地遠不必志也